

藝海春秋叢書

YIHAICHUNQIUCONGSHU



赵燕侠

殷波著



CONGSHU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●董维贤主编

新
安
燕
侠
魂

殷波著



2 035 2415 0

赵燕侠



中国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赵 燕 侠

殷 波 著

责任编辑：彭复光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8,000 印张：6.25 印数：1——2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40 定价：0.95元



赵燕侠像(1948年)



《花田错》中饰
春兰(1979年)



《沙家浜》中饰阿庆嫂(1964年)



《闯王旗》中饰高夫人(1978年)



和爱人张钊欣赏字画

602135/4

编者的话

在我国当代戏曲史上，出现了一批卓越的表演艺术家。他们惊人的技艺、出众的才华、顽强的进取精神，在中外剧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们的艺术成就无一不是经历千辛万苦、长期磨砺的结果。我国戏曲艺术园地也因为他们勤劳耕耘而繁花似锦、溢彩流光。

这批艺术家们不仅艺术上功绩辉煌，其精神世界也堪称楷模。他们热爱人民、热爱伟大祖国，他们谦虚谨慎、诚恳待人、团结同行、虚怀若谷，有的还是我们党坚强无畏的英勇斗士。高尚的思想品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交相辉映，使他们的形象益发光彩夺目。

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《艺海春秋丛书》，以戏曲艺术家名字为题、以传记文学为形式记述了他们的丰功伟绩。除了他们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外，还特意选录了他们生活方面的故事和轶闻，以期真实丰满地再现艺术家们的形象。在注重文学性的同时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资料价值。

为保护作者权益，凡未经作者同意，将其所著内容改编成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者，本丛书编者和出版者将予以干预。

目 录

- 一 梨园世家·····(1)
- 二 火后余生·····(9)
- 三 初试新声·····(17)
- 四 七龄神童·····(24)
- 五 崭露头角·····(36)
- 六 刻苦磨砺·····(41)
- 七 两小伙伴·····(48)
- 八 再接再厉·····(52)
- 九 几位老师·····(57)
- 十 一炮打响·····(66)
- 十一 恶虎拦路·····(76)
- 十二 长夜难明·····(81)
- 十三 阳光雨露·····(91)
- 十四 良师益友·····(100)
- 十五 演现代戏·····(111)

十六	霜欺雪侮·····	(120)
十七	赴美演出·····	(136)
十八	拿手好戏·····	(150)
十九	台下剪影·····	(159)
二十	紫燕高歌·····	(169)
后	记·····	(193)

一 梨园世家

也许有人会认为，象赵燕侠这样饮誉剧坛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，一定有过幸福的少年时代，通过一条美好的道路，顺利地登上了荣誉的顶峰。

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赵燕侠度过的是苦难的少年时期，走过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。

大凡旧社会的演员，不是家传就是师承，赵燕侠就是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以唱戏为生的梨园世家。

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，寒流袭击着渤海湾，天津卫在寒风中哆嗦着，大约中午一点多钟的时分，座落在沈家台的一座四合院里，传出了婴儿的“呱呱”啼哭声。一个幼小的生命，伴着刺骨的寒风来到了人间。

微弱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在母亲马秀菁苍白的脸上，一缕欣喜的微笑挂在她的嘴角。她用产后疲惫的双手把襁褓中的婴儿紧紧抱在怀里，看着那稚嫩的小脸蛋儿，不时地亲着吻着。

马秀菁原本是上海一位京剧艺人的女儿，

十六岁时嫁到了天津，这位时年二十三岁的少妇，前几年里也曾生过两个男孩，但都因病不满三岁就夭亡了。这次虽说生了个女孩子，她也当成了宝贝“疙瘩”，好象要把一腔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婴儿的身上。

正在这时，只听得门板“咣当”一声响，马秀菁的丈夫赵筱楼嘴里哼着小调，笑嘻嘻地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“怎么，生了？”赵筱楼喜出望外地问。

“这不是，一位千金。”马秀菁吃力地抬了抬头回答。

“千斤万斤，都是赵家的后代根。”赵筱楼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说着，赵筱楼喜冲冲地伸手抱起孩子。那孩子被惊醒了，瞪大眼睛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爸爸，突然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赵筱楼连声赞扬说道：

“好嗓子，好嗓子！要吃饭，学花旦，听这声音，以后准保是个唱花旦的。”

夫妻二人好不惬意，越说越高兴。

“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？”马秀菁抬眼看着丈夫，用商量的口气问。

赵筱楼一时陷入沉思。忽然，他脸上闪烁着喜悦的神采，说道：“燕赵多壮士，侠义照丹心。”

就冲伯父的‘鸣凤’戏班叫燕侠吧。燕鸣凤来，说不定飞来的真是一只凤凰，还愁以后没钱花？”

小燕侠的出生，给赵筱楼夫妇带来了无穷的乐趣，但也带来了忧虑和苦恼。

不知不觉，一年的时间过去了，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十日，小燕侠满周岁了。赵筱楼夫妇高高兴兴地给孩子过生日。忽然，赵筱楼灵机一动，对妻子说：“咱们给孩子‘抓周’。”

说起“抓周”，早年间颇为人们所热衷，小孩满一周岁那天，在孩子面前摆许许多多的东西，让孩子随便从中抓一件，抓到什么，就说明孩子将来干什么。如抓到算盘，说明长大以后会是个理财之人；若抓到笔杆，孩子可能要成为一个饱学之士。最担心的是孩子抓到不吉利的东西。这虽说是迷信，可在当时几乎成为孩子们必过的一关，因为它预示着孩子未来的“命运”和走什么样的道路，大人们也都把这当成一件大事。

赵筱楼别出心裁，从戏班里找来了许多头面，有珠花、耳环、簪子、珠串，五花八门，摆了一炕，为图个吉利，还特地找来一顶五光十色的凤冠，放在显眼的地方。马秀菁也不甘寂寞，家庭用具、儿童玩具之类的东西也找来不少，使人目不暇接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夫妻俩反而紧张起来了。孩

子以后要做什么？走什么样的路呢？选择的时刻到了，赵筱楼小心翼翼地轻轻把女儿放在炕上。

不懂事的小燕侠面对这满炕杂七杂八的玩艺儿，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瞪得溜圆。最后她用力往前抓去，伸手抓住了一个盛粉的白瓷瓶。

顿时，赵筱楼夫妇的脸上都罩上了一层阴云。

“看来，这孩子将来不是个吃戏饭的。”

这天夜里，夫妻俩谁也没睡好觉。

说起赵家，倒是天津卫根基深厚的一个梨园世家。赵燕侠的爷爷赵广义，大爷爷赵广顺，原本是河北省武清县大三庄人，自小家里一贫如洗，双双被卖进野台子戏班学起戏来。赵广顺先是学青衣，后来又改学武场面，打得一手好鼓；赵广义学小生，颇见功夫。后来，兄弟二人拉着个戏班，走南闯北，卖艺为生，渐渐混出点名堂来，时逢宫廷里演戏，还被老佛爷慈禧太后召进宫去献过艺。兄弟俩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落脚后，赵广顺拉起了一个班社，人称鸣凤班，自己做了班主，当了下天仙戏园子的老板。日子渐渐兴旺了起来，戏也越唱越红火。老哥俩和唱花脸的黄元庆，唱文武老生的唐文贵，既出自同一师门，又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当时在天津被誉为“四扇屏”。

赵广义有三个儿子，也都是吃戏饭长大的。

老大赵筱楼学武生，也是在天津的舞台上成长起来的，和当时演出于各园子的盖春来、小蝶仙（白玉昆）、八岁红（刘汉臣）、高三奎等名武生都是把兄弟。老二赵筱山，给哥哥赵筱楼打下手。老三赵筱德，早年夭亡。难得的是，当时赵家还有“八朵金花”，赵广义有五个姑娘，赵广顺有三个姑娘，大排行下来姊妹八个，在戏班里能顶得起半台戏。八人中，除大姑娘赵鸿英唱老生外，其他姊妹七个不是唱青衣，就是唱花旦，尤其四姑娘赵美英，花旦戏唱得很有功夫，是当时下天仙戏园子里的台柱子，曾经红极一时。

过去，人们谈到京戏之家，在北京要数谭（鑫培）家、杨（小楼）家、梅（兰芳）家，而在天津则要首推赵家了。曾经有一个时期，赵广顺不但是鸣凤班的班主，在社会上也很有地位，外地的角或戏班要到天津卫唱戏，都得经过他的点头同意。不过，老先生非常“捧”角，提携后进，乐意帮人的忙。

一九一五年，滨江道上建起了新中央戏院，因一时缺少经费，迟迟不能开业，赵广顺借钱把戏园子租了过来。开业时，他还专程到上海聘请名武生李兰亭一行二十多人到天津献艺。

赵燕侠出生的时候，正是赵家这一段颇为兴旺的时期，一大家子住在沈家台一个很大的四合

院里，家里雇有保姆、奶妈，日子过得也还富有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没过三、五年，赵广顺老兄弟俩相继谢世归天，内囊逐渐空了，一个热闹的大家庭急剧败落了下来。赵筱楼弟兄们分了家，姊妹们出了嫁，各奔各的前程。赵燕侠来到这个家庭后，算享了三、四年福，之后便一落千丈，掉进了苦海。

也许还有人觉得，象赵燕侠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，小时候一定会具备一些与众不同的天赋条件。事实也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，从幼年时代的赵燕侠身上，既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也看不出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的天赋，她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姑娘。由于奶奶的溺爱和娇生惯养，使她小时候很任性，养成了倔强和好胜的性格。待到小燕侠三、四岁的时候，脾气甚至变得有些怪僻了，不但寡言少语，而且见了生人也要避开。

一般说来，三、四岁的孩子都比较天真活泼，唱个歌，跳个舞，博得大人笑一笑，讨人喜欢。而小时候的赵燕侠，既不爱唱，也不爱跳，连几句歌谣她都说不上来。她所喜欢的就是偷偷跑到四姑妈的房间里藏起来，拿起四姑妈擦用的脂粉，乱擦乱抹，头上、脸上、身上抹得到处都是，简直成了个脂粉人儿，似乎真的应了“抓周”时